

● 世界史

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经济活动

晏 绍 祥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晏绍祥 (1962-), 男, 安徽金寨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后, 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摘 要] 早期希腊王权的软弱性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虽然荷马竭力使人们相信巴赛列斯是富甲一方的人物, 但对史诗深入的分析表明, 他们实际的经济地位并不高, 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赋税来源, 所有的收入, 或来自礼物, 或来自战利品, 但两者都不可靠。由于工商业的水平十分低下, 巴赛列斯不可能从那里得到很多收入。所以, 巴赛列斯的主要财富是他们的土地。可是, 大地产只是诗人的想象, 实际地产并不大, 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和开支, 无力供养随从或者收买公社成员, 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贵族的攻击面前, 王权显得软弱无力, 先后衰落。

关键词] 荷马; 王权; 经济地位; 衰落

中图分类号] K5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6-0692-07

在一篇讨论早期希腊王权的文章中, 斯塔尔指出, “除了外国人的礼物 (这些礼物还需要相应的回赠)、不确定的抢劫的收入以及十分不确定的他们的臣民的礼物外, 荷马的巴赛列斯得依靠他们自己和公社分给他们的封地 (temenos) 所出产的农产品为生, 他们的储备主要由祖上的财宝、食品和金属组成。”因此, “巴赛列斯的资源在这样一个贫困的时代可能连简朴的宗教和原始国家的需要都满足不了”^[1] (P. 131), 其经济地位相当脆弱。在分析古希腊与中国政治制度演变趋势的文章中, 胡锺达先生指出: 希腊城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黑暗时代的军事民主主义中成长起来的王权是相当稚弱的”, 所以, 中希“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 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2] (第 1-15 页)。他们的观点深刻地反映了希腊历史的实际。可惜两人都没有对有关问题做更深入的讨论。本文欲在运用荷马史诗材料的基础上, 对荷马时代^[3] (第 24-46 页) 巴赛列斯的收入进行初步考察, 并希望能从经济角度对希腊王权的衰落做出解释。

要讨论国王的收入, 我们需要对荷马时代的经济状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关于荷马时代经济的性质, 学术界争论激烈。格罗兹认为, 荷马时代的经济处在从家庭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土地和牲口是主要的社会财富, 但城市已经开始兴起, 并对经济发生影响。芬利则认为, 荷马时代的经济理想是自给自足, 土地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 但土地的主要用途是放牧。最近又有人对芬利提出批评, 指出史诗虽力图使人们相信, 牲口是主要的社会财富, 但农业实际上是最重要的^[4] (P. 7-23, 60-50)。

从史诗给人们的印象看, 畜牧业似乎占优势。英雄们的主要财产是牲口。优迈奥斯在列举奥德修斯的财产时, 没有提到任何农业生产情况, 却详细列举了奥德修斯所拥有的牲口数量^[5] (P. 50)^[6] (第 288 页)。英雄伊非达马斯送给他妻子 100 头牛, 另外还准备“从他数不清的畜群里送给山羊、绵羊 1000

只”^[7](第276页)。可以相信,他的牲口也不会少。埃涅阿斯在叙述他的祖先时,提到埃里克托尼奥斯,称他拥有3000匹马^[7](第527页)。求婚者以及史诗中的所有英雄,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几乎总是在吃肉喝酒,难得见到他们吃面包或者其他的谷物食品。因此,史诗给人们的印象,是畜牧业在经济中占优势。

但是,从史诗的材料看,畜牧业在经济中究竟能占多大比例很成问题。首先,当时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人们已知深耕土地,为果园和菜园修围墙,知道施肥。其次,在国王的产业中,耕作良好的土地始终是最重要的部分。最后,在人们消费的食物中,面包和面饼始终是一个重要部分,就连神灵受伤后不流血而流灵液,也被用不吃面包来解释^[7](第123页)。由此可见,在荷马时代,农业对较为贫穷的人来说是主业,对那些富有的王者来说,其地位至少和畜牧业相当。至于工商业活动,由于手工业还处在萌芽阶段,职业商人极为少见,铸币尚未出现,水平不可能很高。巴赛列斯不会将其作为主业并从那里获得主要收入^[4](P. 43-60)^[5](P. 49-53)^[8](P. 47-91)。就整个经济的基础来说,农业具有决定意义。

学者们普遍认为,迈锡尼世界可能存在比较完善的税收系统。宫廷对经济无孔不入的控制,如果没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大量的税收人员存在,是不可想象的^[8](P. 213-232)^[9](P. 54-80)。但在荷马世界,巴赛列斯好像不大可能得到这种个人领地之外的固定税收。的确,在阿家门农决定向阿客琉斯寻求和解,赠送给阿客琉斯7座城市时,提到这些城市的居民会把阿客琉斯当做天神,用贡品致敬^[7](第219页);萨尔培东在对格劳科斯谈话时,认为他们应勇猛战斗,因为吕凯亚人“用荣誉席位、头等肉肴和满斟的美酒敬重我们”^[7](第313页);在法埃西亚,当阿尔西诺等人赠送了奥德修斯大批财宝后,也说到要从人民那里取得补偿^[6](第266页)。这些材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荷马世界,仍然存在某种税收体制。但是,怎样取得这些贡品,诗人显然没有任何确切的知识。安德列耶夫在谈到阿家门农赠送城市一节时,认为这种情况在荷马世界不可能存在,它很可能是诗人对遥远的古代的回忆,因情节的需要写入诗中的,但对它们的具体内容已没有确切的知识^[10](P. 3-10)^[11](P. 364-368)。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荷马世界有某种形式的贡纳制度存在,它也不具有经常性质,只是在某首领有特殊功勋或特别需要时才会偶尔收取^[8](P. 96)。萨尔培东对格劳科斯说的话,阿尔西诺对西里亚岛贵族的建议,都应以此来解释。

在早期王权发展过程中,对外征服和从外部取得收入对王权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加强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史诗提供了不少巴赛列斯对外扩张以谋求经济利益的例子。涅斯托尔曾领导过一次对邻邦伊利斯的劫掠,使国王涅琉斯得到了一群牛和大群绵羊及300个牧人^[7](第294页)。在《奥德赛》中,这种劫掠财富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奥德修斯在归途中多次进行抢劫,甚至当他们在独目巨人那里处境十分危急时,也没有忘记带走羊群。在奥德修斯虚构的关于克里特人的故事中,他也是一个靠抢劫发家的人物^[6](第171-172, 187-188, 295页)。阿客琉斯在围攻特洛耶期间,多次率领喽罗攻城略地,抢到大量奴隶、青铜、黄金以及奴隶^[7](第226页)。最值得一提的当然是希腊人对特洛耶的远征。当特洛耶答应为海伦付出两倍的财产时,狄奥麦德斯公开反对。他希望打败特洛耶,对城市进行彻底的劫掠^[7](第185页)。

与对外征服和抢劫相联系的是战利品的获得和分配,二者都是史诗期望人们注意的。阿客琉斯和阿家门农之间的争吵就起源于对一个女俘的争夺。在阿凯亚人的强大压力下,阿家门农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女俘,为寻求补偿,他强抢阿客琉斯的女俘,后者愤而退出战斗。当阿家门农向阿客琉斯求和并许诺交还女俘,且额外赠送大量礼品时,阿客琉斯仍拒绝出战,“因为同敌人不断作战,不令人感谢,那待在家里的也分得同等的一份。胆怯的人和勇敢的人荣誉同等,死亡对不勤劳的人和非常勤劳的人一视同仁。我心里遭受很大的痛苦,舍命作战,对我却没有一点好处。”“我曾经从海上劫掠人们的12座都城,从陆路劫掠特洛耶的城市我想是11座;我从那些地方夺获许多好的财物,全都带回来交给阿家门农,阿特柔斯之子;他待在后方,住在他的快船旁边,接受战利品,分一点给别人,自己留许多”^[7](第226页)。

如果说阿客琉斯与阿家门农的争吵是统治集团内部分赃不均、只代表少数人的观点的话,那普通士兵对阿家门农等首领的不满应更有代表意义。在阿家门农召开的试探军心的大会上,特尔西特斯抨击阿家门农:“阿特柔斯的儿子啊,你又有何不满意,或缺少什么?你的营帐里装满了青铜,还有许多妇女,那是阿凯亚人攻下敌城时我们首先赠你的战利品。你是否缺少黄金?希望叫马的特洛耶人把黄金从特

洛耶给你带来赎取儿子,那个儿子可能是被我或别的阿凯亚人捆住带来。你是否还想要一个少女,你好同她在恋爱上结合,远地藏娇?”^[7](第 37 页)阿家门农身为统帅却不关心士兵,特尔西特斯要求阿凯亚人放弃特洛耶回家。在《奥德赛》中,战利品仍然是首领和士兵之间一个争议的焦点。尽管奥德修斯一再强调,他不让那些追随他的士兵在分配战利品时缺少相等的一份,但事实是“我已九次率领战士和迅疾的船只,侵袭外邦人民,获得无数的战利品。我从中挑选我喜爱之物,然后按阄签又分得许多,于是我家迅速暴富,在克里特人中既令人景慕,又令人畏惧”^[6](第 293 页)。当他接近伊大卡时,士兵两手空空,以至激起了他们的不满,他们不无理由地怀疑,那船舱中满满当当的布袋中装满送给奥德修斯的礼物,所以他们解开风袋,在即将到达家乡时又被大风吹离^[6](第 171, 176, 191-192, 194-195 页)。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战利品分配中,既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倾向,又有很不公正的一面。平均主义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不管是谁抢来的战利品,一律交给首领,再由首领向全体参与远征的人分配。分配时很可能每一份是大体相等的。为保证公平,常采用抽签方式。说它很不公平,是因为在分配给士兵之前,首领们会留下一份。这一份很可能大大超出平均分配的那一份的价值。在分配过程中,首领可能还会再得一份。而首领有时并不亲自参加战斗,不冒生命危险,战利品对他们来说是净得^[5](P. 299-310)。

但是,这种劫掠能得到的财物有限,不大可能成为经常性的收入来源。事实是,古代那些王权比较强大的地区,往往也是征服战争相对较多的地区。征服者取得胜利后,或者保留原有的统治者和社会结构,强迫战败者交纳贡品,为自己提供可靠的收入,或者直接设官治理,征收贡品。可是,希腊人没有这种习惯。他们的战争目标始终停留在打赢了就抢,打败了就逃的低水平,从来没有将某地彻底征服后设官治理,从而为自己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的想法。即使是费了 10 年工夫才打下来的特洛耶,他们在屠杀、抢劫一番后便离去,根本没有在那里定居或保留当地居民以供进一步剥削的打算。但是,抢劫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如果在抢劫中遇到更强大的对手,那丢掉的不仅是财物,可能还有性命,如同奥德修斯归途中在基斯科涅人处的遭遇那样^[6](第 171-172 页),或者如奥德修斯故事中的克里特人在埃及的下场^[6](第 294-295 页)。最后,抢劫发财在当时希腊世界居民已经逐渐定居的情况下,日益受到道德和伦理上的谴责。克里特人的故事暗示,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这种野蛮的习惯,像他那样依靠抢劫发财的人并不多,故事中克里特人结局的悲惨也昭示了社会舆论的压力^[6](第 295-298 页)。就在奥德修斯叙述他虚构的克里特人经历之前,优迈奥斯已经明确表示了对那些靠打劫发家者的批评,声称“有些人虽然凶狠残暴,傲慢地侵入他人的土地,宙斯赐给他们虏获物,使他们装满船只,启程归航返乡,但他们心里也害怕遭受严厉的惩罚”^[6](第 287 页)。从这些情况看,抢劫和战利品都不大可能成为巴赛列斯主要的收入来源。

巴赛列斯外部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礼物。史诗给人们的印象是,赠送礼物当时十分流行。不管是新朋还是旧友,分别时都要赠送恰当的礼物。特勒马科和假扮商人的女神雅典娜不过是初次相识,只因雅典娜自称是塔福斯人的领袖,奥德修斯的旧友,特勒马科在告别时建议女神从他的船中任意取一件东西作为礼物^[6](第 14 页)。特勒马科拜访麦涅拉俄斯时,后者不但送给特勒马科十分贵重的礼物,而且主动提出要带着特勒马科周游阿尔戈斯,为他取得更多的礼物^[6](第 309 页)。在史诗中,也确实有少数王公依靠别人的礼物发财。奥德修斯从法埃西亚人那里得到大量礼物,礼物中包括衣服、金器、巨鼎和大锅,价值应当不菲^[6](第 266 页)。麦涅拉俄斯归途中经过埃及、腓尼基、塞浦路斯等地得到的礼物,把他的宫殿装点得金碧辉煌,让特勒马科看了也不禁惊叹,认为宙斯的宫殿也不过如此^[6](第 62 页)。

礼物交换在商品经济不够发展的情况下,不失为商品交换的补充。一些巴赛列斯还有意识地利用礼物交换为自己牟利。如麦涅拉俄斯有意前往离希腊比较远的地区收取礼物。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那些地区的人难得再到回访希腊,这样他可以避免再回送礼品。奥德修斯在西里亚岛,也得到大量礼物。而据史诗的描述,法埃西亚人是从不和外人打交道的,所以奥德修斯可以安稳地享受他所得到的礼物^[5](P. 219-237)。只是我们怀疑,是否所有的巴赛列斯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在从海外归来的巴赛列斯中,只有奥德修斯和麦涅拉俄斯得到了这样的机遇,老将涅斯托尔除了他分得的战利品外,没有什么额外的收获。阿家门农及其他人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礼物收入不大可能成为巴赛列斯的主要收入来源。

由礼物交换再进一步就是工商业领域。史诗的注意力放在“英雄”身上,对这些活动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但巴赛列斯并没有放过经商的机会。《奥德赛》一开始,就是女神雅典娜假扮塔福斯人首领门特斯,和他的伙伴一道装满一船铁,去特墨塞岛换铜^[6](第9页)。有意思的是,特勒马科并没有对他的身份和所从事的行业表示惊奇,仍然殷勤招待了他。阿客琉斯曾经把抓获的俘虏送到外地卖掉^[7](第540,543,565-566,652页)。奥德修斯在法埃西亚人那里时,一个贵族青年曾说他是个只关心自己货物能获利多少的商人,奥德修斯大为光火^[6](第151-152页)。芬利据此认定,奥德修斯发火是因为他被当做商人,并进一步断定商人在当时受到轻视^[12](P. 69-70)。但仔细揣摩诗人的叙述,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奥德修斯发火并不在于他被当做商人,而是因为他被认为仅仅是商人而不擅长竞技,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把铁饼扔得很远,以证明自己并非不擅长运动。所以因此论定他鄙视商人,进而推测商人受到所有人轻视,至少根据不足^[5](P. 238-24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商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主导地位。从史诗的描述看,除阿客琉斯、门特斯等少数人外,大部分巴赛列斯和商业没有密切的联系。在奥德修斯虚构的一个故事中,他在暗示抢劫致富不流行的同时,还告诉我们,大部分人是“喜欢干农活和家庭琐事,生育高贵的儿女”的^[6](第292-293页)。换句话说,乘船出海经商不被他们看好。

关于巴赛列斯的经济活动,奥德修斯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为了回击求婚者关于他懒惰的指控,他曾经提出和求婚者进行犁地和割草比赛^[6](第389-390页)。这些活计乃是一个农夫必做的。虽然由此推测当时巴赛列斯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收入可能也来自其拥有的土地不免有些冒险,但也不是全无根据。如前所述,荷马时代并没有系统的赋税制度,至少史诗不曾向我们透露这方面的信息。这就意味着,巴赛列斯主要是从自己所占有的土地上得到他们的收入。

巴赛列斯的土地在史诗中通常被称为封地。从史诗看,它应是私有财产^[11](P. 224-229)^[13](P. 27-40)^[14](P. 319-339)^[15](第24-33页)。这些土地能为巴赛列斯提供多少收入,是我们极希望知道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巴赛列斯的经济地位。可是,荷马没有为我们保存精确的数据,连土地的规模和主要用途都语焉不详。不过,他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使我们有可能对巴赛列斯地产的经营有所了解。

地产的面积似乎相当大。优迈奥斯在列举奥德修斯的财产时,提到“在大陆有12群牛,同样数量的绵羊,同样数量的猪群和广泛散牧的山羊群……在这里的海岛边沿共有11群山羊……”,“我就在这里放牧,看守这里的猪群”^[6](第288页)。这段话不是统计资料,不尽可信,但它大体可以让我们估计一下牲口的规模。优迈奥斯所看守的猪群应在1000头以上。如果将全部59群牲口合计,其最低的估计也在30000头以上。而据特勒马科说,伊大卡的草场并不理想,至少不适合养马^[6](第83页),那么这大群牲口所需要的牧场的面积应十分大。同样令人惊奇的是伊非达马斯,他在送出聘礼之后,还准备再送1000只羊和100头牛给他妻子^[7](第276页)。在古典时代,很难见到个人拥有这么大群的牲口。马拉松战役前,雅典人曾许诺每杀死一名波斯人,向神灵献祭一只山羊。但该战雅典人大获全胜,击毙波斯6000余人,以致雅典人感到山羊不够,只好自毁誓言,改为每年献祭500只山羊^[16](第68页)。在古典时代的雅典人中,即使是富有之家,其牲口数量也不大,一种牲口一般不超过100头^[17](P. 151)^[18](P. 96-99)。可是,在一个农民社会中,牧场也许是公共的。即使在今天中国农村的很多地区,人们蓄养的牲口也是随意放牧,其他人也不以为怪。史诗也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让我们可以证明牧场属于私有财产。

所以,真正可以肯定属于巴赛列斯个人的,是那些用于种植谷物、水果和蔬菜的土地。关于它们的面积,诗人没有提供可靠的数字,只是泛泛地说到,奥德修斯的封地“面积巨大”。优迈奥斯声称,他主人的财产是伊大卡最丰盈的,即使是20个人的财产合起来也不及奥德修斯多。但他所列举的,却只是奥德修斯的牲口,没有涉及土地规模。求婚者在奥德修斯家连续吃喝达3年之久^[6](第23-24,281页),奥德修斯的府库仍然满满当当,看不出任何即将被吃光喝尽的迹象^[6](第287-288),似乎证明奥德修斯的地产规模相当大。不过,奥德修斯的很大一部分财产是牲口,土地面积并不一定很大。在关于麦里阿格的故事中,长老们为请求麦里阿格出战,许诺给后者50个单位的地产^[7](第236页)。诗人告诉我们,这是一笔很大的礼物。不管我们怎么理解这里的, *grotes*^[19](P. 361), 50个单位都不算是很大的面积^[20](P. 136-146)。

土地的第一个用途是农业,即种植谷物、蔬菜和水果,以保证家庭基本的生活需要。关于谷物产量,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供推测。对这些大土地所有者来说,他们的生产首先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但绝不仅限于此。消费后剩余的农产品会被卖掉,以便获得再生产必须的物资。特洛耶战争期间,勒姆诺斯岛上的欧涅奥斯把 1 000 坛葡萄酒运到阿凯亚人的军营,换取他们的牛、皮革、铁、青铜和奴隶^[7](第 167-168 页)。这些产品中的一部分当然会用于再生产的消耗,但也有一部分可能被再交换,以从中牟利。还有一些也许会用于赎买俘虏,以便从俘虏的亲属那里取得更高的代价^[7](第 540-542, 614 页)。因此,农产品的生产不仅是满足巴赛列斯物质生活需要的基本资料,也是他们获得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

既然牲口是巴赛列斯身份的标志之一,他们自然要养一部分牲口。除奥德修斯外,其他富人也养有牲口。阿客琉斯就以“马匹、驮骡和强壮的健牛”作为竞赛优胜的奖品。据说他的营帐中有“无数的女俘和无数俊美的单蹄马”^[7](第 595, 606 页);麦涅拉俄斯打算送给特勒马科的礼物也包括 3 匹马^[6](第 83 页);涅斯托尔在一次对伊利斯的抢劫行动中,也得到大量牲口。在得到这批牲口之前,涅琉斯的家里肯定已经养有不少牲畜^[7](第 293 页)。史诗经常把牛作为衡量某一件物品价值的参照系,在描写战斗场面或形容英雄们的行为时,也常常用野兽攻击牲畜或羊群、牛群作比喻,说明诗人对畜牧业十分熟悉。

史诗给我们的印象是,绝大部分牲畜被吃掉了,极少一部分被当做礼物赠送给朋友,或者用于参加比赛。有关牲畜贸易的材料很少。惟一的一处,是阿凯亚人用牲畜交换葡萄酒。但那发生在特洛耶城下。当时阿凯亚人正忙于战斗,无暇照顾掳掠来的牲口,而且缺少葡萄酒,所以拿牲畜换酒喝^[7](第 188 页)。另外一个暗示牲畜交易的可能是优迈奥斯购买奴隶。优迈奥斯是个除了他身上穿的衣服和一间供居住的茅棚及简单用具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可他竟然在主人不在时,在没有使用王后和拉埃提斯财产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名奴隶^[6](第 501-502 页)。这些积蓄应是他养猪得来的收入。事实上,奥德修斯养的那么多牲畜中,不可能只是供自己和家庭消费,也不会只用来显示自己的富有,或者把它们赠送给朋友。他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牲畜变成易于储藏的财富。这样,他可能会不定期地出卖自己的牲畜。因此,尽管史诗很少提及牲口交易,但我们相信,它在当时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应当比较经常。由出卖牲畜而来的收入,应当是巴赛列斯总收入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史诗中,巴赛列斯很少从事农活与照料牲畜等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仗、发表演说、举行宴会和祭神,和生产活动无关。巴赛列斯的子女参加生产的可能性也不大。当特勒马科到达优迈奥斯的养猪场时,优迈奥斯对他说:“你往日不常来田庄和你的牧人中间,常在城里居住”^[6](第 330 页)。奥德修斯本人倒不是对生产活动一无所知。可是,诗人从来没有让我们见识奥德修斯干农活的能力。在卡吕普索那里造船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伊大卡,所有照顾牲口与田地的活计都由奴隶或雇工承担。

在巴赛列斯的内部收入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们的仓库。奥德修斯家的仓库中“堆放着黄金和青铜,一箱箱衣服,密密摆放着芬芳的橄榄油,许多储存美味的积年陈酒的陶坛”^[6](第 33 页)。麦涅拉俄斯的宫殿富丽堂皇,“里面有无数的财宝”^[6](第 63 页)。阿客琉斯、阿家门农等人的帐篷中也装满了奴隶、青铜和马匹。乍一看,他们确实非常富有。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巴赛列斯个个贪得无厌,总不忘向他人索取财物。麦涅拉俄斯公开承认,在从特洛耶返回途中,他曾游荡到埃及、腓尼基、塞浦路斯,其目的之一是“聚敛财富”^[6](第 62 页),他那金碧辉煌的宫殿,据说就是靠乞求得来的财物装饰的。奥德修斯在海外时,也不失时机地搜刮财富,得到大量的铜器、黄金器皿、精心锻造的铁器,“奥德修斯留在王宫的财物如此丰富,那些财物足够十代人享用”^[6](第 296 页)。但他们在赠送礼品时,和后世的国王们相比,不免太过小气。麦涅拉俄斯送给特勒马科的只是一个银制调缸和一只双耳的双重杯,海伦赠送的是一件衣服^[6](第 310 页)。在法埃西亚人送给奥德修斯的礼物中,大多也是些衣服、铜鼎、铁锅之类,并没有在今人看来特别值钱的东西^[6](第 266 页)。奥德修斯居然也不嫌弃,一一“笑纳”。在从沉睡中醒来后,他所想起的第一件事是他身在何处,接着便是他的礼物。在仔细清点他的礼物后,他才沿着大海边走边思索他以后的去向^[6](第 274-275 页)。这些迹象似乎暗示,巴赛列斯也许不像诗人极力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富有,他们和普通的公社成员,至少和其中的贵族分子在经济上的差别不是特别明显。对礼物的追求,反映了他们内部

收入的寡少。毫不奇怪的是,卡斯托耳的儿子是靠外出打劫致富的;麦涅拉俄斯的宫殿是靠他从海外乞求得来的礼物装饰的;阿客琉斯和阿家门农翻脸,固然是因为他的女俘被抢,荣誉受到严重伤害,但和他在经济上的损失也不无关系^[7](第226页)。由此推测,巴赛列斯从公社内部或他的地产上获得的收入,也许只够应付日常开支,并无太多剩余。事实上,奥德修斯在谈到如何补充被求婚者消耗掉的财产时,也只提到了劫夺和馈赠^[6](第488页)。果如此,则史诗给我们描绘的大地产,很可能是诗人对遥远的过去的回忆,缺少现实的基础。在实际生活中流行的,也许只是些中小规模的地产。埃托利亚的长老许诺给麦里阿格的只是50单位上好的土地,而这在诗人看来是“很大的礼物”^[7](第236页)。此时,敌人已经攻到城门,麦里阿格本人所在的房间也受到了石块的攻击,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50单位上好的土地是一笔很大的礼物^[4](P. 246-250)。即使我们承认优迈奥斯的话是真实情形的反映,那也不过意味着,从经济上来说,巴赛列斯只是贵族中的第一号人物,和其他贵族间的差距不是特别大。

巴赛列斯的行为也让我们怀疑他们在经济上究竟和一般的贵族乃至平民的差别有多大。不管是在《伊利亚特》还是在《奥德赛》中,所有的巴赛列斯,他们的家庭成员,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自己动手。奥德修斯本人不但会造船,制造了自己结婚用的床,还敢和任何人比赛割草、犁地,甚至会做饭。巴赛列斯的妻子也不都是由使女们前呼后拥、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的贵妇,而是总在忙于纺织。帕涅洛佩欺骗求婚者的招数之一是说,她要给自己的公公织一件寿衣,否则的话,拉埃提斯死后会没有殡衣,而求婚者竟然也相信她的话,说明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罕见,甚至是很常见的现象;海伦送给特勒马科的礼物出自她自己的手工^[6](第23-24, 310页);公主瑙西卡,也没有脱离日常劳动。如果说巴赛列斯真的像荷马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在经济上远远超出常人的话,他们以及他们家属的行为不免令人奇怪。

上面的分析表明,从实际的经济地位来说,巴赛列斯的地位也许不比普通的贵族高多少。除了维持家庭日常开支外,鲜有剩余。考古发现也证明,这一时期希腊没有豪华的建筑,所发现的不过是一些乡间别墅。在优卑亚的勒夫坎地发现的墓葬,虽然出现了财产集中的迹象,但规模不够大,延续的时间不长^[20](P. 41-46)。因此,希腊的巴赛列斯没能进一步改善经济条件,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收入的寡少,使巴赛列斯们没有能力供养大批的随从供自己驱使,也没有可能收买公社的成员,更不可能创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和军队,只能依靠自己的亲族和个人能力在政治活动中角逐。其结果是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个人权力的水平上,除了在迈锡尼、特洛耶、吕凯亚等地区王朝世袭原则比较稳定外,在很多地区,世袭继承制度都不太稳定,在原有的国王去世后,后继者不能不面对众多的挑战者。王位潜在的继承者和挑战者之间,挑战者相互之间为争夺王位,互相争斗,正如安德列耶夫指出的那样,在荷马世界出现了“所有的人反对所有的人的战争”^[21](P. 402-405)。在《奥德赛》中,王权衰落的迹象已经有所显示,其中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巴赛列斯称号的“贬值”,一些贵族也得到了这一称号,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在一些城邦中,国王的权威已经遇到贵族公开的挑战。从希腊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些挑战即使暂时遭到了失败,大多数最后也都取得了成功。至少到古风时代,当希腊进入城邦形成时期时,王权已经基本从希腊历史舞台上消失,仅在马其顿、塞浦路斯、伊庇鲁斯等边远地区残存,共和政治成为希腊城邦制度的主流,而希腊王权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巴赛列斯经济地位的软弱。

参 考 文 献

- [1] STARR C.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Greek Kings[J]. *Historia*, 1961, (2).
- [2] 胡鍾达. 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6, (6).
- [3] 晏绍祥. 关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时代问题[A]. *北大史学*: 第7卷[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4] GLOTZ G. *Ancient Greece at Work*[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5] van Wees H. *Status Warriors: War, Violence and Society in Homer and History*[M]. Amsterdam: E. J. Brill, 1997.

- [6] 荷 马·奥德赛 [M]. 王焕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7] 荷 马·伊利亚特 [M]. 罗念生, 王焕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 [8] FINLEY M I.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1981.
- [9] 安德列耶夫·古希腊罗马城邦和东方城市国家 [A].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 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 [C].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85.
- [10] Андреев Ю. В. Об историзме Гомерова Эпоса [J].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1984, (4).
- [11] Andreev J. Könige und Königsherrschaft in den Epen Homers [J]. Klio, 1979, (2).
- [12] FINLEY M I. The World of Odysseus [M]. London: Pentledge, 1978.
- [13] Andreev J. Die homerische Gesellschaft [J]. Klio, 1988, (1).
- [14] RIDGEWAY W. The Homeric land system [J]. JHS, 1885, (5).
- [15] 黄 洋. 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 [16] 色诺芬·长征记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17] BURFORD A. Land and Labor in Greek World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8] ISAGER S, SKYDSGAARD J E. Ancient Greek Agriculture: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19] Liddle & Scott's Greek English Lexicon [Z].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 [20] OSBORNE R. Greece in the Making [M]. London: Routledge, 1997.
- [21] Andreev J. Die Funktionen der Volksversammlung im homerischen Zeitalter [J]. Klio, 1979, (2).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Homeric Basileus

YAN Shao-x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AN Shao-xiang (1962-), male, Postdoctor, School of Humanities, majoring in ancient Greek history.

Abstract The weakness of the early Greek kingship was clearly shown first and foremost in the economic field, for they had no regular tax. Their income comes from the gifts or spoils of war, but neither was reliable. As the commerce and handicrafts were still primitive, they could not get much there. Therefore, what they relied on was their temenos. The epics tried to make us believe that the temenos was in a large scale, but it is an illusion. The temenos was about the size of a medium-sized land.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basileus could only live hand to mouth and had no surplus to maintain his retinues or to buy the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so that he had no chance to strengthen his position in the community. Under the attack of the aristocrats, the kingship had little power to resist and declined gradually in the Archaic Period.

Key words Homer; basileus; economic basis; decline